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

张素玫

摘要: 格林童话经历了多次的修订再版。格林兄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修订中,将粗糙简陋的口述民间童话改写成了优美动人的可阅读的民间童话,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经格林兄弟修订的童话集征服了世界,也成就了格林童话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

关键词: 格林童话; 版本演变; 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 张素玫,女,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516.07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3) 06-0096-07

格林童话出版后,格林兄弟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修订,特别是弟弟威廉·格林。这些修订包括补充添加一些新搜集而来的童话篇目,以及根据新搜集到的故事异文、对原有童话的异文合并,对民间口述童话的文学性润色等。从1812年格林童话初版起,威廉·格林倾注余生精力,一版接一版地修改润饰着他们兄弟俩的童话集,直到他离世的前两年。至此,格林童话已经历了7个“大本”(全集)、10个“小本”(选集)的版本演变。在这些版本中,有被民俗学家视为民间文学研究宝库的1812/1815年初版,广为流传的1857年终版,专供学术研究使用的1822年学术版,让格林兄弟名扬天下的1825年精选版,还有在上世纪初意外发现的、保存了格林童话最初原貌的1810年原始版。这些丰富的版本资料,为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格林童话从原始版到最终版的版本演变过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格林兄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格林童话付出的巨大而艰辛的劳动——这里有对民族文化的挚爱,有坚守一生的毅力,还有一颗永远如孩童的诗意、纯真的心灵。正是格林兄弟为《童话集》所做的“点石成金”的工作,使格林童话由一些粗糙简陋、不忍卒读的民间口述故事,变成了一部行文流畅、语言优美且风格独具的世界经典童话集。

一、1810年原始版:厄伦堡(ölenberg)手稿

1920年,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e)地区的厄伦堡(ölenberg)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格林兄弟最初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的原始手稿,这个消息令所有格林童话的研究者们惊喜万分。这份在格林童话出版之前的原初手稿,无疑是揭示格林童话原始面貌的珍贵资料,对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研究意义重大。而这份鲜为人知的珍贵手稿从何而来?又何以出现在此处?一切还要追溯到格林童话诞生之前。

从1806年起,格林兄弟响应德国海德堡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号召,开始了他们在黑森州收集民间童话的工作,他们通过从周围的友人那里记录口述童话以及摘录书面资料中的故事的方式,到1810年,已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民间童话。

这一年,布伦塔诺决定编一部民间童话集出版,他在1810年9月3日写信给格林兄弟,要求他们把所收集到的童话都借给他使用,雅科布·格林在一个多月后的10月25日给布伦塔诺寄去了他们收集

的童话手抄原稿。^[1]

之所以没有马上寄出而是拖延了一个多月，是因为格林兄弟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些童话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格林兄弟知道布伦塔诺一向有随意改写民间童话故事情节的习惯，相悖于他们忠实于原貌的民间童话观，他们担心布伦塔诺出版这些童话时会与他们收集到的民间童话完全不同，因此，在将童话故事寄给布伦塔诺之前，他们特意又重新抄写了一个副本。这个副本成为1812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第1卷的原初底稿。^[2]《童话集》出版后，这个手抄副本没有被保留下来。

寄给布伦塔诺的童话手抄原稿最终没有得到使用，因为布伦塔诺的兴趣已很快转向创作自己的故事和小说，他也一直没有遵照格林兄弟的要求，归还这些原稿。

100多年过去了，在布伦塔诺与格林兄弟都已去世多年以后，布伦塔诺的一些遗物在法国厄伦堡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被发现，在这些遗物里，“奇迹般地”出现了当初格林兄弟寄给布伦塔诺的那份手稿。据称由于这家修道院院长原是布伦塔诺的亲戚，所以保留下来了包括手稿在内的布伦塔诺的很多遗物。这份手稿由此被称为“厄伦堡手稿”，也被称作1810年原始版。

尘封了百年、在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的厄伦堡手稿，后来在德国被数次出版，如1927年在海德堡、1963年在莱比锡，都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3]德国当代著名的格林童话研究专家汉茨·罗雷克于（Heinz Rölleke）1975年整理出版的版本，“被公认为是考证最详实、学术性最强，也最有用的一个版本。”^{[1](14)}

厄伦堡手稿共列有篇目53篇。^{[1](15)}从手稿中可以看到，这些故事基本是格林兄弟对他们收集到的民间童话的一个忠实记录，还谈不上任何的文字加工和修饰，不过也已经过他们的稍加整理——雅科布·格林对手稿中的童话故事进行了分类、编号，一些故事的字里行间还标有雅科布所做的批注，体现出他们对所收集的故事素材的最初整理思路。

作为格林兄弟收集民间童话的原始记录，厄伦堡手稿显得相当粗糙，文字简陋，篇幅长短不一，有不少是未完成稿。然而它却真实地体现出格林兄弟当时采录下来的这些口述童话的原始样貌，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未经格林兄弟修饰加工过的民间童话在口述传统中的原有面貌，揭开了格林童话“原形的秘密”，在版本对比中，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些故事在以后版本中发生过的变化，“为格林童话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研究格林童话的编辑和整理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

二、1812—1815年初版

经历了6年的收集整理工作后，在阿尔尼姆的帮助下，格林童话终于问世。初版的两卷《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由柏林的埃美尔（Reimer）出版，1812年出版第1卷，收童话86篇，3年后的1815年出版了第2卷，收童话70篇，两卷共156篇。

许多对格林童话的由来不甚了解的人，或者认为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一字不差得记录下来的”，^{[3](39)}或者认为格林兄弟对收集来的童话进行了过多的文学加工，失去了其民间特性，已经不是民间童话。那么格林兄弟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整理工作？又该如何评价？厄伦堡手稿和初版格林童话之间的对比，使格林兄弟所做的工作及其价值一目了然。

《白雪公主》是格林童话中最为读者熟悉的篇目之一，而我们所熟知并喜爱的这个故事却是经过了格林兄弟一版版的精心修改。在第一版的故事中，格林兄弟就已经做了不少重要改动。

厄伦堡手稿中的《白雪公主》，是雅科布·格林大约在1808年前后从玛丽·哈森福路克（Marie Hassenpflug）那里记录的口述故事，在手稿中，这个故事“不够长，人物形象不鲜明，故事不流畅，没有太多的细节描绘，许多地方交代的也不清楚，留有破绽……”。^{[1](96)}雅科布对采录的这个故事做了多处批注。在故事记录的最后段落，有一个雅科布的旁批：“这个结尾讲得不好，错误太多。……”^[4]

1812 年初版中，威廉·格林根据特雷萨（Treysa）的费迪南德·西布特（Ferdinand Siebert）口述的故事，更改了厄伦堡手稿的结尾，将父王要回装着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改成了一个年轻的王子要走了玻璃棺材，^{[1](96)}使故事的情节进展更加合理、生动、富于趣味。

威廉·格林在初版中还有一处让人“赞不绝口”的改动。七个小矮人回来后，发现屋里有生人来的痕迹，他们每个人用重复的句式都说了一句话：

- 第一个小矮人说：“谁坐过我的椅子？”
- 第二个小矮人说：“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
- ……
- 第七个小矮人说：“谁喝过我杯子里的酒？”^{[1](100)}

而在厄伦堡手稿中，只有五个小矮人开了口。对于这处改动，研究者是这样评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七是一个重要的数字，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节奏。音乐有二连音、五连音，因为有了它们的加入，一首曲子就拥有了独特的韵味。《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就相当于七连音，如果不是同样地说七次，故事的那种韵味就出不来了。”^{[1](101)}七和三一样，是民间童话更喜欢使用的一个数字。威廉的改动，使格林童话的民间韵味不减反增，有力体现出格林兄弟整理工作的意义。

《玫瑰公主》是格林童话中另一个为大家熟悉并喜爱的童话，因为它最初渊源于法国裴奥特（Charles Perrault）童话集中的故事《林间睡美人》，所以这个童话常被称为《睡美人》故事。厄伦堡手稿中记录的这个故事，也是 1808 年左右由玛丽·哈森福路克为雅科布·格林口述的。^{[1](120)}

这个故事从厄伦堡手稿到初版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到原本简洁的口述童话向描述性的阅读童话的转变。威廉·格林增添的更多描写修饰性话语，使故事的叙述诗意盎然。如结尾段：^{[1](126)}

1810 年厄伦堡手稿	1812 年初版
王子走进王宫，吻了沉睡的公主。于是，大家全都醒了过来。	就这样，王子走进了王宫。马躺在院子里睡觉。花斑猎狗也在睡觉。屋顶上的鸽子，把脑袋插进翅膀下边。走进屋里一看，苍蝇在墙上睡觉，厨房里的火，厨师和女仆也在睡觉。……最后，王子走到那座古塔。玫瑰公主躺在那里睡觉。王子为玫瑰公主的美丽而吃惊，弯下腰去吻他。就在那一瞬间，玫瑰公主睁开了眼睛。接着国王和王后、王宫里所有的人都醒了。马和狗，屋顶的鸽子，墙上的苍蝇也都醒了。炉膛里的火又燃烧起来，煮着食物。烤肉又发出滋滋的声音。厨师打了小孩一个耳光。女仆已经拔完了鸡毛。

厄伦堡手稿里短短的一句话，却由威廉·格林在初版里演绎得生动非凡，营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场景，阅读时如临其境。这极具感染力的叙述语言自然要归功于威廉·格林的艺术才华。

凭借对德国民间文化的无比热爱，格林兄弟在忠实于原故事的基础上，对收集来的民间故事精心整理修饰，通过异文合并让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合理，通过协调语言让不同来源的故事风格趋于一致，通过文学性修饰让原来简单粗糙的故事情节变得曲折动人，大大增强了这些故事的可读性。同时，他们还尽量避免使用成人化的冗长句式，而改用简短的、重复的儿童化的语言，以使这些童话更能为儿童读者所接受。经过格林兄弟的整理加工，1812 年初版的格林童话，比起原来口述并记录下来的整整多了两倍。^[4]

初版格林童话还别具一种其他各类童话集都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在两卷《童话集》的前面，都有一篇对童话故事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与方法作出详细说明的序言，后面则又都附有一个长达数百页的

学术性注释，在注释中，格林兄弟对每一篇童话都作出细致的考证研究，一一注明故事来源，还对相同类型的故事进行童话的比较研究。《童话集》初版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再加上格林兄弟本着忠实记录原则整理出版的初版大量保留了这些民间童话在口耳相传过程中的原初面貌，因此被民俗学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以及酷爱民间口头创作的人们视为宝库，对其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由于第一版《童话集》的两卷都只发行了900册，^[2]而且很快售完，在之后的格林童话版本被一再增删修订以及文学加工的情况下，这部最多保留了格林童话民间特性的《童话集》第一版，就成了民俗研究学者不可再得的珍本。

2005年，格林童话获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为《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格林童话初版（1812/1815）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欧洲好东方童话传统”划时代的汇编作品，列入世界文献遗产名录/人类记忆项目中，^[5]再一次力证了它的文化经典地位。

三、1819年修订版与1822年学术版

格林童话第一版面世后，并没有立刻成为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而是招致了多方争议指责，包括格林兄弟的领路人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首先，作为一部献给儿童的故事集，初版《童话集》被指出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儿童不宜”。如有些故事中带有暴力、血腥及性暗示等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而大量的学术性注释也妨碍了儿童读者的接受。阿尔尼姆就此提出了忠告，认为它“不是一本面向孩子的读物，因为它既没有给孩子看的插图，注释也过于学术化。”^{[1](35)}布伦塔诺则尖锐地批评格林兄弟按忠实原则记录下来的这些民间童话“肮脏、短小、无聊至极”。另外，初版《童话集》还被指出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素材太多，不是真正的德国民间童话。

针对初版的不足之处，格林兄弟加大了对《童话集》的编辑力度，“许多地方有了改进并作了修订，而第一卷则全部进行了修订。”^{[3](61)}1819年，两卷《童话集》修订再版，依然由柏林的埃美尔出版。两卷共有童话161篇，其中第1卷有86篇，第2卷有75篇，两卷各发行1500册。^[2]

1819年修订版两卷被认为是格林童话版本演变进程中变化最大的版本，“这一版不仅删除了初版的34篇童话，新增了45篇童话，同时，还对18篇童话进行了异文合并与重新改写，所以，等于有63篇童话是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1](41)}而与初版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这一版的两卷《童话集》删除了全部学术性注释，只以童话故事的面目出现，格林兄弟还邀请他们的画家弟弟路德维希·格林分别为《童话集》画了两幅铜版画，各附于两卷卷首，使《童话集》在形式上更容易被儿童接受。

民间童话来自民间大众，自然良莠不齐。格林兄弟按照忠实原则收集整理的童话集不免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尤其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由于格林兄弟最初编写《童话集》的意图是学术上的，是为了保存和传承德国民间童话遗产，所以他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儿童作为《童话集》主要接受群体的存在。来自读者的批评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在第二版的修订中，他们“慎重地删除了”不适宜于儿童阅读的因素。如初版第1卷中的《孩子们玩屠宰游戏的故事》（KHM22）这篇从头至尾都充斥着血腥、残酷场面的童话，在第二版中被全篇删除。

除却删除暴力血腥的故事外，那些不宜于儿童的情节语言，也被改写修饰。例如《莴苣姑娘》（KHM12）这篇故事：莴苣姑娘被巫婆关进森林里的一座高塔上，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只在塔尖上有个小窗户，每当巫婆想进去，就在塔下喊：“莴苣，莴苣，垂下头发，接我上去。”^[6]有一天，来了一位王子，他学着巫婆的样子喊，于是，莴苣放下长发，王子抓着爬了上去，莴苣爱上了王子，相约每天都拉他上来。接下来初版中的描写，是这样一段话：“妖精不晓得这件事，直到又一次莴苣向妖精说：‘干妈，我的衣服变小了，不合身了，这是什么原故？’”^{[1](135)}初版中这句话实际告诉读者，莴苣已经怀孕，有性暗示的含义，显然不适合孩子聆听或阅读。自第二版起，这句话被改成了“干妈，我拉你

上来,比拉少年王子重得多,他一眨眼工夫就到了我这里。这是什么原故,请你告诉我吧。”^[7]

威廉·格林的另一种改写,是把初版一些故事中迫害孩子的亲生母亲都改成了继母。残暴的母亲形象很难为读者的伦理和道德观念所接受,也不利于儿童的心理成长。在1819年第2版时,这些坏母亲形象都被继母取代,如《白雪公主》(KHM53)和《亨塞尔与格莱特》(KHM15)的故事。

经过威廉·格林修改的第二版,与初版相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仅语言和修辞上的文学性润饰被进一步加强,而且有了明确的读者定位。

初版格林童话中占据不少篇幅的学术性注释,是格林兄弟对所收集的民间童话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因为考虑儿童读者的需求,1819年修订版两卷删除了全部学术性注释,之后,格林兄弟将这些删除的学术性注释编辑成册,并进一步增补后,在1822年单独出版了被称为格林童话学术版的《格林童话注释集》(Anmerkungsband),这一卷通常也被视为格林童话第二版的第3卷,“这一卷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只愿欣赏诗歌的儿童们,而是学者。”^{[3](61)}

这卷定位于学术研究、面向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格林童话注释集》,汇聚了格林兄弟的童话研究成果。这里既有关于童话故事来源的详细资料考证,还包含着格林兄弟的童话观念和童话理论,这些内容对德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以及童话体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学术性注释中,除对每个童话故事来源、其在何时何地根据何人的转述记录等资料做了详细说明外,威廉·格林更深入比较分析了他们的童话和法国与意大利童话的同源关系,并指出了这些童话与动物童话情节上的相似情况以及古代神话的影响。在这一卷所附的文章《论童话的实质》中,格林兄弟阐述了他们对“童话”的理解:“……童话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它舒服地处于优美、安逸而又平静的环境之中,对于外部的世界不想一望。因此它不知道外部世界,不知道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它也没有固定的故乡;对于整个祖国来说,它是某种共同的东西。”^{[3](61)}

这些研究成果是身为学者的格林兄弟对民间童话的特殊贡献,他们也因此成为“童话研究”这一新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可以说,《格林童话注释集》为童话研究奠定了开拓性的学科基础,而这种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广泛而又重要的学术活动领域。”^{[3](61)}

只是《格林童话注释集》的出版并不顺利。由于这一卷为纯粹学术性内容,出版机构埃美尔认定其销量将成问题,在格林兄弟同意放弃经济补偿的条件下,《注释集》才得以勉强出版,并且使用的是质量较差的纸张。1822年出版的《注释集》只发行了500册,格林兄弟要求以半价出售给已经购买了1819年出版的前两卷的读者。在以后的版本里,《注释集》很少被再版。^[2]

在此后的版本中,格林童话基本都是按照1819年第二版的形式,即只保留童话故事部分的两卷本形式修订出版。^①第二版中的许多修订变化也一直延续到终版。

四、1825年精选版

格林童话的广为人知要归功于《格林童话选集》(Kleine Ausgabe)的出版。尽管格林兄弟为前两版《童话集》的出版修订已先后付出了多年艰辛的劳动,但他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所期望的《童话集》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的广泛影响,直到1825年《格林童话选集》的出版。这一被俗称为“小本”格林童话的精选版,带给了格林兄弟早应该属于他们的巨大声誉。

格林兄弟出版童话选集,是受到了英译版的启发。1823年,英国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从《童话集》中挑选部分作品,编译出版了一本专门给孩子们看的英文版童话选集,还由英国著名画

^① 其中第六版又于1856年出了一个学术特别版,这是第二次出版的注释版。参见[德]白瑞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学术研究对象的格林童话[J].何少波译,文化遗产,2010(4)。

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ckshank）配上了铜版插画。这本名为《德国大众故事》的英译版格林童话选集，在英语读者中大受欢迎，不断再版。这与《童话集》在德国本土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此启发了格林兄弟。威廉·格林在1825年8月16日给出版商乔治·埃美尔写信建议，像英译本一样出一个一册的选集，印成小开本形式，定价不要高，还要配上插图，并将书中的学术性注释和序言全部删除，而且尽可能赶在圣诞节发售。^[8]

格林兄弟从第二版《童话集》里精心挑选了50篇最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编成了一本《儿童与家庭童话》选集，再由他们的弟弟路德维希·格林为选集中的《小红帽》、《灰姑娘》等几个经典童话故事配上了七幅精美的插图。类似口袋书的小开本选集在1825年的圣诞节面世，这本价格便宜、小而精美、图文并茂的童话故事书立刻受到儿童和大人们的欢迎，短短时间内，第一版印刷的1500本一售而空，这个销量远远超过了全集。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集》从此声名远扬。自从1825年首版大获成功后，这本选集很快于1833年再版，之后几乎每三年就再版一次，至格林兄弟生前的1858年，格林童话选集已出版了十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9]

在这本选集里，有着最为大家熟知的童话：《青蛙王子或名铁胸亨利》、《狼和七只小山羊》、《布来梅市的乐师》、《渔夫和他的妻子》、《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亨塞尔与格莱特》、《灰姑娘》、《小红帽》、《白雪公主》、《玫瑰公主》、《牧鹅姑娘》……深受大众喜爱的《格林童话选集》迅速在德国本土普及，随着选集的畅销不衰，格林童话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经格林兄弟之手记载下来的民间童话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童与家庭童话”。

五、1857年最终版

对于格林童话，格林兄弟一直“没有放过对它进行增补的机会”，新收集到的童话被补充进来，已有的童话则得到了某种改进。同时，威廉·格林沿着使童话更具表现力与统一的形式和“童话风格化”的道路对《童话集》继续进行了文学方面的修改。“更加扩大的童话集新版”，《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第三版作为两卷本于1837年出版，共收童话168篇。^{[1](41)}新版再次寄了一本给布伦坦诺的妹妹贝蒂娜·封·阿尔尼（姆阿尔尼姆的妻子），并由此怀念逝去多年的阿尔尼姆，怀念25年前阿尔尼姆第一次把第一部童话集放在其他圣诞礼物之中转给她和孩子们，如今当初读童话集的孩子已经长大。在这期间，《童话集》已由外文出版，其中包括英文和法文。到1837年底，格林童话不仅在孩子们当中，而且在成年人当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读者。

此后，《童话集》通过小幅的增删改动不断修订再版，每一版的篇数基本也都在增加，1840年第四版177篇，1843年第五版194篇，1850年第六版200篇，至此篇数固定下来，直到1857年的第七版保持未变。^①从第三版起直至第七版，童话集改由格廷根（Göttingen）的迪特里希（Dietrich）出版社出版。1859年，一直负责格林童话版本修订的威廉·格林去世，童话集的修订也随之终止。1857年的第七版《童话集》，就成为了格林童话的“最终版”。这最后一版的《童话集》，后来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成为在世界各国流传的原著版本。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格林童话，都是从这个版本翻译而来。

对比初版与终版，我们会看到，格林童话版本演变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威廉·格林在文本语言与修辞上的润饰。他依据自己在民歌搜集、史诗和中世纪文学研究上的经验，对童话故事的语言和修辞一版又一版地精雕细琢。他所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增加修饰性形容词及场景的生动化描写、增加人物对话、使话语表达凝练化、叙述更加连贯等。雅科布·格林因为工作繁忙，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童话集的修订，但他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他适时提出的修改意见，也都被威廉·格林接受采纳。这样，威

① 这里的每版篇数不包括宗教传说。

廉的“诗人的洞察力”就与雅科布的“语文的准确性”很好结合起来,创造出格林童话“难以代替”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忠实”与“真实”是格林兄弟整理民间童话的首要原则,“他们希望准确地、不加歪曲地表达原文,表达他们从手稿和书籍中得到的东西,表达他们在黑森、加尔茨、萨克森、闵斯特尔、奥地利、鲍盖米亚和其他地方听到的以及从学者、牧人、林务员那里所了解到的东西。”^{[3](63)}在版本修订中,他们竭力保留这些民间童话天然质朴的本性,口头文学那种朴实无华的原貌,甚至最终版的许多故事仍然保留了第一版的形式,其中有些故事在语言上还保留了生动的方言色彩。而对另一些故事的修改,他们则进一步加强了民间童话的传统特性,如重复的情节话语,对数字三、七、十二在情节模式中的运用等。

这样,格林兄弟一方面保留所搜集到的童话的“纯粹的民间性质”,另一方面又竭力将全部童话纳入到优美的语言形式和统一的叙述风格中,这堪称是“非凡的文字工作”。最终,格林童话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既简单朴素又热情洋溢,既优美迷人又生动自然。例如终版《玫瑰公主》中的这一段描写:

她躺在那里,非常漂亮,他看得眼睛也不眨,弯下腰去,向她接了一个吻。他一吻她的时候,玫瑰小姐张开眼睛醒了,非常温柔地看着他。他们一起下来。这时候,国王醒了,王后和王宫里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互相看望。院子里的马站起来,摇摆身体;猎狗跳跃,摇着尾巴;屋顶上的鸽子把小头从翅膀下面伸出来,向周围看望,飞到野外去了;...^{[7](181)}

再简洁不过的话语,却处处流淌着诗意。格林兄弟充满魅力的叙述语言,让这些美丽的童话传遍了全世界。从此,在几乎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了一个格林童话的世界:城堡中的公主与王子,森林里的矮人与精灵,那个“愿望还可以成为现实”的遥远而又神秘的“从前”。

格林兄弟在有生之年得以看到,他们的“兄弟”童话集在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许多研究者和诗人着手搜集童话,一门全新的童话研究学科也创建并兴盛起来,这令他们无比欣慰。在格林兄弟去世后的年代里,《童话集》出版越来越经常,这部曾经印数只有几百册的童话集,开始空前畅销。到1886年,《童话集》全集出了21版,选集出了34版。^{[3](88)}后来,重版的次数和印数增长到简直不可胜数的程度。

格林童话迄今已被译成160多种语言在世界流传,成为印数超越《圣经》的德语书籍。^[10]它名列世界三大经典童话,并被列为家庭必备书。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被赞为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世界文化史的一个奇观”。^[10]格林童话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经典。它的成功,使格林兄弟最初编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理想和愿望得到了最美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彭懿.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13.
- [2]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近代中译[J].德国研究,2006(4).
- [3][德]格·盖斯特涅尔.格林兄弟传[M].刘逢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145-146.
- [4]陆霞.走进原版格林童话[J].当代文坛,2011(1).
- [5]“格林童话”入选世界文化遗产[J].当代图书馆,2007(1).
- [6]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M].杨武能,杨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2.
- [7]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M].魏以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9.
- [8]Hans Gürtler/Albert Leitzman, eds. *Briefe der Grimm*[M]. Jena: Verlag der Frommannschen Buchhandlung, 1928:285-286.
- [9]Astrid Stedje, eds. *Die Brdr Grimm: Erbeund Rezeption; Stockholmer Symposium 1984*[M]. Stockholm: Almqvist&WiksellInternational, 1985:53-54.
- [10]陆霞.说不完的格林童话——杨武能教授访谈录[J].德国研究,2008(2).